



# 谁放了鸽子？

□周成芳

“明天晚上我做东，还是原班人马。记倒哈，一个都不能缺。”酒过三巡，坐我身边的中年男子突然端起酒杯，一脸真诚地向众人发出邀请。他的嗓门很大，惹得邻桌的客人纷纷转过身来。

原班人马，也包括我？可我跟他不熟啊，这人也太热情了吧！

下班前，同事赵姐说她有位同学刚升了职，晚上请吃火锅庆贺，邀我一起参加。美其名曰：出去见见世面。

我有些惭愧。毕业一年多了，还跟个学生似的，与外界没啥交集。我决定跟她一起赴宴。

一进餐厅，赵姐向我介绍坐我身边的那位中年男子是今晚主人的同事。此人从事电器销售多年，是本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，江湖人称虎哥。

“记倒，一个都不能缺哈。”虎哥再次扯着嗓门强调，说完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好呀！赵姐第一个响应。可以、要得、必须到场，其他人纷纷表态。

干杯，一桌人集体起立。喝完团圆酒，大家一起握手，道别。

你明天不是要出差吗？难道你忘了？一走出餐厅，我就迫不及待提醒赵姐。我在单位从事办公室工作，下午得到通知，明天一早赵姐要陪领导去京城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。

赵姐已喝得脸上红霞飞。她没有回我，只嘿嘿一笑，又白了我一眼，叫了一辆出租车飘然离去，留下我站在原地，一头雾水。

第二天一早，赵姐就登上去京城的飞机。晚上的饭局缺了伴，这让我有些犯愁。去吧，我跟那虎哥并不熟，连他的全名都不知道。不去吧？人家可反复强调是原班人马，可不能

爽约啊！在校时老师特别教导我们，做人要厚道。

我决定按时赴宴。下午我提前给母亲打电话告假。

我还准备做你最喜欢吃的粉蒸肥肠呢。母亲有点遗憾，但她还是表示支持，去吧，多参加点社会活动。对了，你们在哪里吃啊？母亲随口问了一句。

哪里吃？我一下蒙了，才想起昨晚那虎哥并没告知用餐地点。

我给赵姐打电话咨询，赵姐开始一愣，随后哈哈大笑：“你呀，还真是个书呆子。”说完她匆匆挂掉电话。我以为她有事情，也懒得琢磨赵姐的话。

有了，我想起赵姐的好友王姐，昨晚她也在场。她经常来单位玩，跟我也微信好友。

“王姐，你到餐厅了吗？发个位置给我呀。”我给王姐发了私信。

“???”——王姐秒回几个问号。

昨晚虎哥不是说今晚请吃饭吗？还特别强调是原班人马，难道你不去吗？

“哈哈，我正在家里吃饭。”王姐回给我几个笑脸。

明明你们都答应得好好的，这不是放人家鸽子吗？我直言不讳表达不满。

“放鸽子？哈哈，妹儿，你看这个。”王姐给我发来一张截图，一位穿T恤的，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拿着一张机票行程单，旁边附了一句“出发，去三亚”。我仔细一看，那男人正是虎哥。

“这是虎哥10分钟前才刚发的朋友圈。”王姐补充一句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开州区作协副主席）

## 石柱赋

□文星龙

千年石柱，万里画卷。图如稚象，鼻戏万州，尾甩彭水，背顶方斗眼空长江；腹杵七曜天低吴楚。万壑涌动，天接湘鄂之远；两山夹槽，地托云贵之高。东经百八之福地；北纬三十之秘境。天降神韵，三十六寨，系各族屯兵之所；地接灵源，七十二场，皆物货交换之地。

县城狮子坝，龙河拐弯处，白日千人拱手，入夜万盏明灯。高楼林立，车流联袂。商贾骈集，货财辐辏。满街流金，遍地淌银。曰“小成都”也。

石柱，山有砭石插云霄，故名。史记：唐置县丞，明设宣抚，清置石砭厅。

万里江山，思接千载。遥想马定虎当年，奉旨平蛮，英姿英发，跃马舞剑，五溪传捷，身荷宠命，世袭宣抚。

时有苗兵袭县，马克用率兵平叛，修葺县城。堪舆家曰：乃弯弓射风之地，惜无弦，土司掘玉带河配之，乃秦良玉之万里封侯之应也。

良玉出生，山河震惶。一生征战，三次勤王。戎马五十载，足迹遍九州。鼙鼓声声，播州挥剑，雷霆滚滚，浑河血战。女王带甲夜不眠，杀声震天神鬼惊；赢得青史留香名，千古女将第一人。

追溯历史，仗笔独行。巴曼子刎首留城，七曜山埋骸；李太白万安游崖，宋碑亭为证。石达开跃马大寨坎，吟哢酒诗……

英雄过往，踏石留痕。

石柱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。黄水冷水，皆天然氧吧！龙骨寨刀背梁，皆震撼人心！獐子岩，驾千里云雾；方斗山，腾万顷碧浪。大寨坎寻仙访道，大风堡摩云抚日。登吾万寿兵寨，抚其斑驳沧桑；跨吾万里长江，目其磅礴器张。嗟呼！试问天下，何处能有？

龙河悬棺，刻巴人历史；土司王府，炫巴渝军舞。薜萝锣鼓，来自秦汉，土家傻闹，穿越时空。啰儿调，唱响音乐圣殿；摆手舞，跳进非遗广场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音乐响起，丝竹相交，百乐齐鸣。红男绿女，摆手踏歌，高唱太阳出来！巴渝舞，民族舞，舞动石柱山水；旋狐步，旋拉丁，旋动天上人间。

石柱组组通公路，户户余钱粮。城里城外，蔬果鱼肉充盈；山区平坝，稻麦油棉丰饶。餐桌日丰，农民腰包渐鼓，广场欢舞，百姓幸福指数。

通讯电讯引领光速，治安视频无缝对接。三高三铁一港口，机场枢纽规建中。

水风电，天然气，七曜缺宝；铅锌矿，石英砂，方斗藏玉。种产研发销售“五大突破”；黄连蔬菜辣椒“三色经济”。产业融合促发展，乡村振兴凤鸣举。

癸卯年庚申月于石柱县城家中  
（作者系媒体人）

## 离厨房最近的座位

□钱永广

等我们落座后，母亲从厨房里，将一道道菜，依次端到了桌上。

哥哥和我也端起酒杯，就这样，我们和母亲边吃边聊，不知不觉，刚刚端上来的一碗美味鸭汤，很快就要见了底。我看了看碗底，丢下酒杯，刚准备去摸汤碗，不料母亲早已站起来，抢先一步抢过汤碗，转身就进了厨房。很快，母亲又从厨房里端来一碗鸭汤。

不一会，一盘红烧小鸡，又被我们吃掉大半。这一次，我想，我一定要抢在母亲前面，把盆子端到手，不能每次总要让母亲起身去厨房添菜。

可就在刚刚摸到盆子时，母亲很快就按住了我的手，并让我松手，把盆子给她。

“妈，我们每次回家，总把你忙得脚不沾地，这添菜的事，还是我来吧。”

“你从桌子那边，起身进出不方便，你看，妈这位置，离厨房近，还是我来更方便。”

就在我犹豫的瞬间，母亲端走了盆子。那天中午吃饭，我发现所有有关饭桌和厨房的事，母亲起身进出就有十几趟。如果我们和她抢，母亲就会重复说着那一句话：“妈这位置离厨房近，更方便。”

我终于明白，为何每次我们回家吃饭，母亲总不愿意在桌子的上首位置落座。哪怕是我们给她留着，她也执意要坐在离厨房最近的座位。原来，母亲坐的位置，关乎着对儿女的爱，这一辈子，她从未改变。（工作单位：安徽省天长市人武部）

## 难以忘怀的缆车

□阿新

说到重庆的缆车，90后的重庆人都还有一些印象，尽管它们随着重庆的高速发展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晚饭时，儿子还提到曾坐过望龙门缆车，但他当时小，记忆有些模糊。

我们20世纪60年代的人，对缆车的印象就太深了。朝天门沙嘴，望龙门以及菜园坝的缆车，那是经常都要去坐的。尽管从缆车的底端到高端的距离也就百来十米，但对于天天爬坡上坎的重庆人来讲，平时再节约的人，这点缆车费还是不太心痛的。

小时候，父亲经常带我去朝天门乘船到唐家沱，一去一来就要坐两次缆车。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缆车的样儿，特别冬天去坐，冷飕飕的，四面通风，好在缆车上的人多，我又小，常被大人们围在中间感觉不到那阵阵的寒风。菜园坝的缆车，路程最长又最陡，每次回碁江过完春节，都要去挤这个缆车。说它挤，是因为这缆车站旁就是重庆火车站。火车一到站，那是人山人海的呀。一排排一长龙，眼巴巴地望到缆车站台的检票口，十来分钟才放进去二三十个人。被放进去的人，又挤在站台上，特别是靠前面的人，分别站在大梯坎的边上，只要缆车一到，还没等缆车停稳就立刻冲了进去，抢占最佳座位，所以在缆车上我几乎没见到过也抢座这一说的。不过，想抢也抢不了，因为太挤，弄不好挤下去几个是可能的，因为缆车没有门（对了，又一个重庆言子诞生了“你要找我的麻烦嗦，重庆的缆车——没门”）。

有一年，我又回乡过春节，在镇上发现了不要供应号票的包谷酒卖。父亲爱喝酒，那年月一人一月不到半斤的供应，很是让我父亲恼火。我就用自己的压岁钱给父亲买了两斤白酒，用塑料袋装着带回重庆，路上我都小心翼翼地提着，不敢放包里生怕被别的东西挤破了。从老家到碁江火车站要走三小时的土路，上了火车还有五六个小时才到重庆站，虽这么远，但这酒都被我保护得好好的。然而还是出了状况，菜园坝缆车上，我还记得紧挨着我的是一个背背篋的老农，我提的这个酒袋子还是被一个背背篋的竹签刺破了，“唉呀！我的酒，我的酒！”“快堵上塞，可惜了哟！”“咋不走路呢，明明知道这么挤，就懒这几分钟，遭了塞！”我哪顾得这么多，一个劲把袋上的洞捏死，誓死保护着袋内还剩下的酒，回到家时酒还剩下半。父亲好是兴奋，那几天，我感觉得出来，父亲很是幸福。好多年过去了，父亲在茶馆里喝茶闲聊时还常常提到这个事儿，也得到一帮老人的称赞。

事情虽过去了几十年，但我也记忆犹新，一个懂父亲的我，想起这事都值得去回忆和记录。当然，最值得去回忆的，还是这上上下下的缆车，陪伴了我们重庆几代人，也酸甜苦辣了几代人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会员）

